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藝文十二　　碑碣三

唐

鎮軍大將軍王榮神道碑　　戴少年

天列鈎陳之象國維環衛之儀蒼旻立程圖謀斯載心膂之寄賢良是疇苟非副慎選曷以將軍累代而居其位焉將軍姓王氏諱榮字榮與本太原人也肇自軒后

延於周室自靈王喪道黜太子晉於河東時人號為王家子孫因以命氏子晉生宗敬為司徒至秦始皇大將軍翦子曰賁曰離皆以武略著名列於戰國策及漢邑中尉吉博通墳典形於書籍生二子長曰霸居太原次曰駿居瑯琊公即霸之後矣自翦至魏凡三十四代有昶為征南將軍後遇西晉陵替子孫有過江者為江東盛族其不往者代有賢豪史傳備彰此無縷載隋季喪亂龍蛇起陸爰有唐之始祖舉義師於北京惟公之

先宗嚮雄風於西土谿是奕葉承緒因家上京曾祖元
越州長史王父思獻唐元功臣行右龍武軍大將軍父
崇俊皇開府儀同三司行左龍武軍大將軍事莒國公
兼京功德使贈太子太保慶有所鍾世無乏賢猗歟將
軍即太保之元子也高門有嗣美玉無瑕識鑒精通知
謀周達忠孝立志溫良飭躬總角精乎兩經弱冠窮於
三略文武不墜剛柔得中風姿逸羣果斷在已公門家
子也肅宗皇帝美公先父有勤勞於國有訓導於家爰

自妙年授公左龍武軍司戈廣德初轉本軍中候未幾遷同州伏龍府折衝賜紫金魚袋本軍衛宿衛皆特降恩煦寵於勲賢代宗之初蕃戎豕突烽燧西舉鑾輿東巡公父子俱為侍從翼戴往復公家是年特拜公陜府元從遊擊將軍守左龍武軍馮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公以恪居韶淑之年志出雲霄之路勤守職業色養無虧雖居長上以公代有勲績將施延賞之恩特賜故右龍武軍將軍李敬照長女以

其令淑有聞自內而降為公夫人也恩逾國戚寵過常倫服玩禮儀無非常賜渥澤霧霈未之前聞公謙沖有恒恭儉無替豈謂禍生不意家釁洊臻公柴骨棘心居苫枕塊左右墳闕廬奠朝晡覩之者涕零聞之者惻怛可謂至孝矣數年後遷右神武軍馮翊府中郎將尋改右清率府率建中末賊比勝奸乘其不虞禍起肘腋宮室蜂蠆車駕郊畿公乃奔馳扶輪躬奉矢石出歿生死羽衛君王是知仁者必有勇也上嘉其誠特封武威郡

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逮於克復城闕載酬厥勳輿
元初拜奉天定難功臣雲麾將軍守右監門衛率府率
尋充左龍武軍南仗使八年轉左內率府軍職如故公
家之事知無不為晝警暮巡考課尤著者有詔補本軍
通直將軍職其將還望亦增重松竹之操森然可覩貞
元末特拜左龍武軍事居文明之代翊舜禹之君嗣業
既彰軍風載振昔弘農楊氏四世三公太原王君三代
三品於戲德宗皇帝奄忽昇遐順宗欽明踐祚皇極公

以冊立之重拜御史中丞尋加鎮軍大將軍賜一子正
員八品攺贈先父太子太保殊常之澤併集公門雖承
湛露之恩不易履氷之誡霜仗增肅天門益雄規模昭
彰職事修舉前後倫類莫之與京於是書芳躅於武經
寫丹書於麟閣俄乃紫微遷位皇室薦哀二帝山陵六
軍扈蹕羽儀爭勝公也推先煥采寶歴新昇恩加近侍
遷本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佩玉腰金朱門綵戟昔馬
援有伏波之號班超揚定遠之名雖門望同途終華裔

別實豈若登壇柱國授鉞中朝晝列彤庭暮嚴清禁渙汗之重孰云比肩至如君盡其臣忠子及於父位萬乃有一公其獲諸公之性也矜孤閔窮寬仁厚德不伐其善無施其勞忠孝仁義全矛始終財帛洽於姻親粟祿霑於鄉黨享福居崇固其宜矣公當拜命之始將軍疑有事於南郊獻鋒鋭者盈於九門執玉帛者來於萬國公為六軍之首將持百代之名敷陳盛儀迥出羣格美望充於朝野嘉聲達於聖聰因賜二子出身用旌厥德

公竭筋力罄於心神靡監自哀積勤致疾天醫繼路御餌盈庭雖上命以惜賢竟膏肓之罔救公累官十任歷事五朝謀猷克申威惠斯在猶以遺訓貽乎子孫身後之儀靡不詳告有始有卒公其得之公嘗謂知己曰大丈夫誓當開拓疆境掃滌攙搶誅鋤奸宄廓清華夏致君堯舜之上榮名管葛之前豈可保位金門坐安天祿而已何乃壽齡不永事與願違未盡所試奄辭明代嗚呼元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薨於道政里之私第享年

五十有六萬乘脊勲勤之德撤食傷嗟三軍思撫育之情攀轅慟泣意夫卞氏之王絶跡於良時隋侯之珠韜光於幽壤翩翩盛德足繼前修亹亹餘風揚乎後代亦可謂歿而不忘者也來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丹旐旣舉青烏告期有司上聞錫塋殊等出天廚以饗奠俾中貴以臨喪鹵簿溢於郊衢笳簫震於阡陌寵光存歿澤被幽明棲神於鳳城東南龍首原先靈之左禮之至也夫人隴西郡夫人李氏婦德柔明母儀貞順視孤惸以灑

泣撫靈櫬以銷魂追思飾終罄竭家産嗣子朝散郎前
行左内率府録事參軍太原縣開國公諒及王女等或
婉淑沖和或正剛勵節各禀家訓修於令閨絶漿豈獨
於曾參負米猶思於子路終天罔極叩地何追慮嘉躅
之遺闕請修文以記德予以素承交契見託臨終辭之
不允聊載貞石銘曰顒顒聖君兮諤諤良臣惟德是輔
兮皇天匪親國有環衛兮天有鈎陳心膂之寄兮疇咨
哲人將軍之孫兮將軍之子開國承家兮提綱振紀君

臣浹洽兮永奠終始形圖彩閣兮名列青史彼蒼者天兮殲我中賢皇王軫悼兮士旅潸然於以展思兮式薦奠筵於以飾終兮鹵簿旌旃龍首之原兮鳳城之前蕭蕭白楊兮宵宵黃泉立石刻名兮紀勲紀德揚名播美兮千年

漢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　長孫倬

昔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高陵侯翟公諱方進字子威之墓公茂德洪業烜焯於漢廷公以儒術進歷京

兆尹御史大夫公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漢成帝嘉其能擢拜丞相公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飾法律故漢號為通明相公内行修飭事繼母以孝聞有子曰宣曰義宣為通儒歷南郡太守義耿介抗直以王莽悖亂攝政義忠烈憤激誓不顧死以東郡守扶順討逆師敗被誅天下咸慕其忠而冤其敗此所謂盛德之懿忠孝之門宜其光昭嗣續後代其昌熾乎故公之後綿歷魏晉郡守列卿歷代不絶晉處士陽名重當時國

朝已還楚質木棲皆以文詞登第守宰不可勝記則公之盛德忠烈烜乎其有後矣公之宅地廣斥松櫝森列洎貞元初懐光阻兵詔太原尹節度使馬燧討之馬燧宿兵十萬屯於城中當賊之隧井堙木刋故公之松檟蕩然槎摧矣公之碑記折墜草莽矣頽圮損廢綿歷三紀故宗長翟春暨宗人翟晶等一二人相與謀曰文記堙滅何以彰我祖之休烈松檟摧槎何以識宅兆之封域遂與宗人翟晶等三十人協心一力建竪舊碑刻燿

榛莽以文字磨礲將刻碑以表之上啓於邑宰李公公以為政之本莫先於教孝為禮之基莫大於敬宗予能以尊祖為孝則吾政幾敷矣其宗長翟瑀及宗人等以脩嘗忝在李公之遊固請為記輒敢紀其舊跡及宗人重建碑之年月日以表云公本汝南上蔡人歸塟本郡值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遷改塟於此故諸孫代為河東猗氏人長慶二年歲壬寅八月已未朔二十日建

故丞相尚書左僕射太尉王公神道碑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巳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愍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贈布帛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疋以賜之為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馬簫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為太尉塋有日官給秘器

及就迮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
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等也
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覵公之行請銘
其烈以垂其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
石云公諱播字明敭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歴
世為王因而受氏髙祖滿汾州長史生大璡嘉州司馬
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州
倉曹叅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寛

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盩厔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為監察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奸骨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郎罷所居官給事中以省詒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為侍御史時京兆李實文皇寵委能禍福卿 士凡其榮哀繫所附指舉朝遠避其鋒

公在遂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為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算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户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為其政施張宰之公悉召所謂貴人入坐堂中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頔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

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於秦元和四年為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為隅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為刑部尚書復斡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為急上方有意河朔以

財賦始出於下十一二年公用相印為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宜留京師用制方上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令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宫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進階至金紫光禄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出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畀

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耶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於榮太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為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總轡笞捶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取鄆屠汴下滄景干戈不息者十五六年饋餉資費隨其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閒溝琵琶導瀨河以漕輕舟師入坐受其飽疏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艦闗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鎛之强斂而鎛反短公於上公猶

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矯制釋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深涉涂境導齟齬而為忠縣人曰真宰相器也榷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為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悉出於公公方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吏政未嘗書勞為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

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
諸巳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
一二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
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厚重而同
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為與嚮之不知者期公益甚
戾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
所祐耶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鋭之女嗣子鎮前秘
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曰氷始受京

兆府參軍事其器甚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殁不幾日而起以户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閭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檠影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异今荆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歲在太和惟帝聖神圖任舊台乃相太原維是太原福禄其奔再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

泉歷憲穆敬洎兹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貢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惟食惟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遺綱條一施莫越其規御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揚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巳二十年相府使符随其興殂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紛其外姑真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公之義仁人之跡殁而乃熾揭於兹碑不仆不倚

御史中丞贈太保李良臣墓碑

庚子歲嗣天子即位謂百執事曰先皇帝平定海內中興我唐惟二三臣工孰為大僉曰邠帥司空光顔其尤者始戰于夏又戰於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為上將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庭命為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天子詔公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於許昌又數月汴宋軍反逐其帥立其次

將介以請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勑自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遂傳於城下賊衆惶駭斬介首以獻汴宋平朝廷册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軍之吏皆入賀讃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顔何有也然光顔曾祖父始自北土歸於天朝世總部兵為國保障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將儕伍委祉集光顔弟兄今先人盛德未彰而光顔

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先公之美於後世於古為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而益傳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惶恐辭不敢當伏念百吏於宰相皆僚屬也又何敢讓退視公行狀而著其語曰太保諱良臣其先黃帝之子曰昌封於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之其後子孫世世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部

君長爭歸之嘗思因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内臣太宗召見與語奇其材能拜為銀青光禄大夫雞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宫廟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當西戎北虜之間甚有威聲卒皇考諱迖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寛厚勇敢為部下推服既襲位每謂其將

校曰自吾祖歸國蒙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
安祿山用幽燕勁卒反濟河陷洛而崤函不守玄宗幸
巴蜀肅宗幸靈武公聞之慟哭請於衆曰吾平生志業
嘗已布於諸君今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
我乎衆皆感激許諾乃馳詣行在肅宗嘉之委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拜開府儀同三司雞
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肋兵馬使事太尉汾陽王汾
陽王愛公沈默多斷軍中之事亦以咨公尋遷御史中

丞別職如故以寳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薨於河中理所享年三十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塟於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太保少為阿史那可汗所重以其貴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玭為朔方部將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薨贈左僕射少即司徒也元和中憲宗章武皇帝以僕射司徒功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於宗正追命公為太保夫人史氏為燕國太夫人

河東節度使太原尹贈太尉李光顔神道碑

李　程

經使大厦者實先榱棟利涉巨川者必具舟楫在憲宗時淮夷阻命歷選將帥大興師戎始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公首應注意之選終成弭寇之效策勳行賞公實居多故幅員千里盡成内地男女萬戶不為匪人任土之貢歲入王府誰其致之知所自矣公諱光顏字光遠生於將門早奉成訓忠孝兩大文武全才負劍既成晩書不倦爰自裨將則有盛名早與其兄靈武節度使光進

其初同在戎府司徒馬公鎮理河東置之戲下嘗所器異默而志之因間謂公曰爾有氣量終當光大但吾不得見其時耳授以所執劍杖亦吕虔佩刀之義也其後手挈偏師以合羣帥討楊惠琳於夏臺破劉闢於西蜀由是雄名赫赫冠耀諸軍矣其在許昌也則慎固封略繕完兵甲居安不敢忘戰臨敵未嘗隳農是以農戰交務偶俱無闕有若曹公師次學校是修祭遵軍中俎豆不廢得非以有餘地才可兼人者乎鄆人不恭命公討

叛逆有義成之拜公以所統者許師所處者東郡疏陳利害遂復其舊馬速下諸城而齊冠殲殄旋師未幾移鎮邠土塞邊隙而遏戎隧也會穆宗踐祚寵綏勲賢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還岐下寄重股肱幽鎮挺災輔車為用詢於羣議非公莫能促詔不俟駕而至再總中武之師兼下博行營節度使浚郊逐帥李齐背叛朝廷震怒俾公問罪朝受命而暮即戎叛者率其精鋭而來未及成列公乘勢擊敗如火燎原衆授首惡遂納

其師進檢校司徒兼侍中策元勲而厲列鎮也其後秉
圭入覲請代歸朝上以許人佇望勉諭再三俾公旋止
衆庶相賀復歷半紀績用大就司徒爲真依前同平章
事上以太原公之故里晝錦而往拜河東節度使北都
留守太原尹公發跡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如渴者
得飲寒者挾纊吏不拔而奸自息軍不刑而令無犯無
小無大各附所安則公之才之量曷可涯也於戲邦國
將瘁陰陽遘災享年六十有五寶歷二年九月三日薨

於位并人罷市天子撤懸廢朝三日悼宗臣也册贈太
尉塟於太原縣東孝敬原夫人隴西縣太君阿史那氏
祔焉禮也嗣子昌元檢校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次子扶元守左龍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
次繼元前行太常寺主簿次誠元守朔州司馬兼監察
御史次建元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次興元前守衞
王友兼監察御史次榮元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次
奉元清源縣丞次播元前河東節度使兼監察御史次

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守右驍衛將軍程忝公深知備
熟休烈豐碑見託安敢讓辭其辭曰四時運行歲功聿
成羣雄經營王度乃貞於赫太尉五世間生周之方召
漢之韓彭智叶蓍蔡心為權衡揚之不濁澄之益清孝
乎其親友於其兄六戣台席八擁戎旌隱若敵國屹如
長城蒼生瞻戴天子倚愛戣跡并部知名當代危自我
安否自我泰罕山蒼蒼汾水湯湯兵符相印佩握還鄉
内侍吏化外靖戎殭俗既富庶人方樂康神理冥冥天

道茫茫不臻朙頤孰謂延長泉扃一掩千載傳芳

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拔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

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渟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

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死罪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泣涕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之有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為世用而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

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於萬年縣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於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且安以利其

嗣人

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曽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冦

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及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檄李納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為抗拒令

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

跡吏不呵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没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弔其家

明年某月某甲子塟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禄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塟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來使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忘後人之慶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横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其官祖其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

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柳宗元

唐貞元十二年十二月庚寅瘞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

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度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弟與人信讓當職强毅遊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擇推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遊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

師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
肆儒四方聞風交馳鶡書載筆乘軺乃作參謀出入朔
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
耀權略密勿潛機理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
鄰國是儆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寺司直出納府庫頒給
軍食下無橫斂黔首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畫庫豐財
羨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
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

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禄不及伐氷政不獲專達以
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
驥騁力中途跎足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痛
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朔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於懷
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賵賻甚厚行軍
司馬侍御史韋中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旐素車
歸於上京撰期定宅莫有攸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
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掩坎廣輪顧眄無依徘徊

增袞廟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月君相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抱元淳𠀤粹和既强毅又柔嘉發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戎政開黙首康寇恩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刋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

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
史太學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
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
詔翼日會徒北鄉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
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噭噭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
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歳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
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顧立貞珉俾
髙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
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髙嶷懿醇
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薫蘢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愚
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

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冝乎立石俾後是憲其

辭曰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

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

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

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効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麁戾

貪凌待公順之嵌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𢧐適其

宜梗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

縈加衮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於内猶公之誨匪

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於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曽莫我聞青衿涕濡塡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福州團練薛公神道碑銘　劉禹錫

薛在三代為侯國分於鄒魯閒傳世三十有一為齊所幷其公子犇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乗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為關內

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東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
謇字某曾祖寶眉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
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才刺三郡金紫綿皆以治
聞累績至銀青光禄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仕至大
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調主簿書於
亳之酇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
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
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轂糴具

舟檝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秉障者雖河塞迥遠必尅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内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採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戸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貞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

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
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
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
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
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
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日薨於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
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
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為嗣李子茂弘以

諸侯禮議返塟故里峨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凝為平盧從事謹按甲令礱碑石來乞辭以垂於悠久初公治骒於朔陲愚方冠恵文冠祭行馬外事睟風相厚謂可𢍆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職隷計司因白計相公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内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閒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為德甚濯注心耳孝悌為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由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

太師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絶人此與游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河汾淪淪呴氣敲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為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續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糧泝於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歛安北巳南列城相望率有備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

乃收於泗乃康於閩閩悍而嚚悍風脆急偲信綏之委然如蟄閩方不淑天集其福公薨於寢元顏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鬱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仙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

令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者皆天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歿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

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凡以大中立言
弟遊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
字公性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
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之甚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
淝水上躬督穡事蓄積於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遊
公慷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
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頹今夫以文字芒洋當世
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

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天和内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楩柟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盻歆然在懐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至者記室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内歷侍御史改尚書戸部員外復為知巳所薦遷秩授司勲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戸部郎中以

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
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
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
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
宰相行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
人也大抵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
跡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
在虢略贊皇入相擢為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

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兗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宜城國之輿壤其治在東吏患下蘇疲羸聾剽輕而勞倈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貫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粃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

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塟於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歿令𡻕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齔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早孤蒙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敭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辭無忽余昔為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

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寛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貟博陵崔珦人咸曰得士若揚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隋有文中詔敫徵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泳後大蘭芽茁然秀出藂會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

道愈光哲者知之寘於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於三川碩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納潔潔廉氏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為縣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清數空夜柝弗施公卧於齊邦民慺慺公衣陞座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翣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兹既固且安松楸颼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苑

陵之阡

勑修應聖公祠堂碑　　鄭瀚

伊昔隋氏不綱海水羣飛必有真人乘弊而起我高祖
太宗提劒義動謐寧亂略釐天緯紐地維叱咤而日月
貞風雲動壹戎而帝道光將材出神祇奔讋不復後符
命謳謌肸蠁所以叶嗜欲元合岐陽之蒐高揖盟津之
會墜塗炭者戡定塞壺漿者勞徠煌煌乎天人之表以
蘇品彙或哲而謀或幽而明陶埏陰隲用啓眷佑矧草

昧之中睿作已張化而爲大猷而布後嗣意者廓天統狀土德神功不能戢其貺靈鑒不得逌其形理可明徵道邈先覺時則霖沴方作饋餫不給曠若彗掃雲然鏡開華髮透迤告語濟師隹里社鳴濁河清泰星聚素靈出擬諸斯瑞不足過也噫桀有昏德三苗亂常逮於逐蚩尤掃攙搶幽贊不違咸是物也故能吉蠲之明祀視諸侯之崴數赫赫天賓於以報功瀚暑時官謬紫微郎將命大內霍鎮之下壽宮不騫敢鏤菲詞以㤥王業其

銘曰崇山巖巖晉分所瞻唐風泱泱景祚悠長俯僂白衣契幽洞微揭日無私我建義旗昔告趙符今導六龍干戈之兆脱絧之幾勒諸崢嶸以永光輝開成二年正月十八日勑建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

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
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
文刻碑文曰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
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
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帖
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
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
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

陽荆州入蹶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還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箚留上輦是否意諂湔別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

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賛善大夫署吉武相遇盜殊絶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季公代恒陽季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岓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提扞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以變飲食脩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

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病罷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李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横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戸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擕鄧同韋楚白服遊人

問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
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文宗時
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令
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
且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令右
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畧宗所欲得開七關城
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
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

七十五卷元相為序系曰公之世先用談説開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揺乃果敷舒匪駱匪臑噫其醇腴於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葷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曠白其華皭不痕緇用從棄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綍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畆臣哀君强謝不堪守翊翊仲仲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

予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襃其收揠萃而尊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塋其地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鴈門為大在周秦時與山戎林胡犬牙其疆國家以文德柔惠而驅去之北跡距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於通部秩二千石者非休勳懿德則名王施士乙亥歲今尚書隴西李公廉刺并部選

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聞於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南康以壯事老謀逮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於官次察掾吏之勤惰次二日存問於里閭求人民之利病既三日徧祭於山川神祇益無停陰鑿不轂聲於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滹水旁注鴈門山前峙礧磚相抵為堆為

阜翳薈柯條如虯如龍廣僅百畆厥高又倍信可以回
薄日月而避逃風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
精決泄於此乎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長若木捎
扶桑卑大椿於漆園小蟠桃於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
城早落者不同品矣按諸經記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
由一成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
王厥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於枝威靈所憑
别白而在既偃頓以附土又騰跳而架空如有高掌蹠

為鳥勢形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慕詠其事戸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之故迹彌顯高名益大為屏為圖播於海隅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規相襲未甚弘麗簷牖東嚮椽欒內奧有妖蠱之氣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蘋蘩者惟徼福不惟饗德猶此祀也不亦淺孝文於代乎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於地因愀然而言曰於古有名公奭以區區陜服為周二伯行野聽訟憩於甘棠後之人思其人猶愛其樹其

在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矧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德於後子孫俾不佞起家而王專城為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黄帝辛君之便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褻於功烈而速其罪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秉歲之豐而改其製不三四年得請於上而新廟成南面衮服所以稱尊也而楹阼階所以定位也築墉於外所以禦侮也設屏於前所以修容也耽耽沈沈顯敞靚深不風而清

無雲而陰前王庆止之儀於是乎在裔孫聿追之孝於是乎舉不惟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攄耿光欲使異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樹之所由植廟之所由崇諗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之典化顧嘗客焉追今剖符則又備位於隴西公之府相得最舊見繩為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刻貞石立於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宫之什銘曰蔚彼白楊叢生鴈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巨柢交柯龍翔虎眠從

古強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於枝息鞭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恩爰有靈祠號為神明二扉不扃四簋不陳樵蘇所往雉兎為隣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始致敬而言蔽芾甘棠猶思其人綿綿葛藟下庇於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山立當宁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既嚴且尊允矣君子孰如其仁大椿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欲載其功莫先於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安定郡王工部尚書左僕射靈武軍節度使李光

進神道碑

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度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於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皇帝遣中貴人齎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禮臨視旬有八日奄棄厥命享年五十七矣制詔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賵賻然後左揆之密印畫綬告於弟馬其年嗣子季元河東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元陳許

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宜義郎行太原府太原縣尉次曰宗元次曰吉元血泣柴立護喪帷南歸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於太原府東孝敬原禮也公之先代有才傑繼為酋帥常統數千廬落號别部大人以三葉之忠原一門之信謹宜錫祚胤降生俊賢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猿背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𦂳公之伯姊器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發跡雲中策名太原

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於蒲次以恩恭事郎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目氷泮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司空嚴公綬擇麾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求軍中之舊遷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於公見之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馬使代北軍使超遷工部尚書朝家思所以優寵尊異於公者無所愛焉

公弟光顏既平淮夷東圭來朝疏公官伐德善涕泣見請以表邱壟又會故例御史任夷則條二府政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香追琢琬琰云及異日而公疾浹旬而公病不月而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黨面剌心輟舂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耀卿春秋未高壽宮永閉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蔡邕傳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

可以與歸銘曰天有風霆是為威刑國之斧鉞用以征伐明明我后耀武敷文矯矯我王砥節邀勲昔在偏裨其道則冝洎司綱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啓行藩籬單于襦袴朔方心與世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中廪實既宣大忠宜奏膚公西戡畎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萬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黒柏多悲風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　　路巖

天業光昭寶臣間出雲臺垂咨亦常紛綸吾巨唐乎鎮寧社稷纘揚忠烈勲居第一代代不絶其渾氏乎能遵祖法不失家聲立朝守土所居可紀其康公乎公諱偘字復貴其先姜姓之後漢郡渾邪王之裔始居於峭北後遷於河南令為代人為山西右族七代祖澤仕隋王鈐衛大將軍生迴貴以兵從我高祖神堯皇帝佐平暴亂拜豹韜衛大將軍生子慶為右玉鈐將軍靈邱伯生大壽為太子僕贈廣府大都督生釋之為開府儀同三

司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扞西戎身殁王事贈司
空公大父諱瑊朔方副元帥河中節度檢校司空中書
令咸寧王贈太師有大勲績其秩禄封賞埒汾陽西平
皇家中興此三人力也父諱鎬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
使檢校工部尚書贈太子少師取隴西李氏女實生公
公為兒時則柔敬敦厚篤志於學九歳由弘文生擢孝
廉第釋褐參同州軍事既冠益以通敏寧靜稱於人因
從先少師於藩方不忍去庭闈諸侯有以幣以馬取者

一無所就元和十二年先少師奉詔以中山兵伐叛而卒與寇遇以數千當數萬力戰而歸坐黜循州公憂慼內結晨夜在側從容道否泰之理以解發於至誠少師為之灑然少師甍屏勺飲擴容貌幾不全者數矣嚴護踰大江長號動神明親友見者莫不悽惻憂其困絶往往罷弔既而外除大戚不衰遂退不肯仕居處飲食若執喪者是時朝廷循勲臣後或言曰咸寧功累代不可及其子身當聖朝以譴終未復無以示天下執政立言

之天子感其事趣詔盡還少師爵土由是勲閥之家皆
喜長慶中又有言公之材行不宜在閭巷者上亦以追
顯咸寧功徳未足遂授公右龍武軍倉曹參軍歴太常
寺主簿太府寺丞由是以吏事自喜明習文法咸寧王
股肱王室畀體下士召置幕府得一時之人少師仕宦
早成不廢法度有譽於士大夫間公又修潔謙遜辭禮
閑雅由是仁人與之遊長者訪其廬矣稱述日甚聞於
庭中擢為左贊善大夫轉太子僕能勤其官改太府少

御始用利飌貨泉事聚不頓鋒鋩益為試可一日昭獻
皇帝讀國史至咸寧王卒嘆渾氏時無大官者欲用公
未有緣即日以銀魚朱袚賜之俄拜金吾衛將軍寵以
金紫公愈益小心俯僂不暇武宗時至太僕卿以謹良
選宣宗即位改少府監以繕理稱又拜左金吾衛大將
軍肅環衛明年遷司農卿練經制每以處逸樂悖勤勞
非忠也求出補吏不憚劇郡久之壽陽歲數饑有盜賊
上選能理者丞相舉公可用公至則猛糾緩化既告慰

養先是有僧茶盜鬬變難制至是皆解散走匿又勾陂之水溉田數百頃為力勢者幸其肥美決去其流以耕公隄防約束水復盛溢沃野之利歲歲增多徵為殿中監服用如法頃之為昭王傅多稱惜之再為少府監遷檢校工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日在彤庭宣宗毘其能遂賜高牙暢轂鎮於回中公嚮有將帥風習知四夷事以故綏邉之績不日而成西戎别種王冢數為邉害公曰胡夷剽刼亦常事不煩兵鏖可以信取諭以咫尺之書

果相率遁去居無何又遣其舍人董英粲歸誠且貢錦繡物公必其善意乃許互市竟不敢負約反覆初有戍卒爲族長所掠奴畜之至是董英粲輒贖而歸之曰用報德關城無警早開晏閉矣邊兵之衣輦自京師吏緣爲奸縑帛悉濫公始周察變法犯必收按至手聚給親往觀之舊調軍食倉廩庾回遠不克往取率爲空名又度其途以便之自是寒無皸瘃戍益伉健既衣之又食之撫士至矣卒戰馬五百二十匹牛騾稱是修金革

罷五萬具備丁壯卒三千人聚新粟五萬斛邊備完富戎心震悚天子使使者齎詔即軍中加公檢校刑部尚書以報之居歲餘復召為大金吾升三品階三領緹騎日益親貴今天子即位謀滄海帥視公曰無以易爾咸通二年遂授義昌軍節度使其理如在涇始至則表蠲水旱逋甚衆先是井為海染人不可飲遂闢河以汲舟行則決決又颿塞公視而計之派鑿滈蓄舟來不留綆垂不息厥功亟就於今賴之有田十頃游惰者不顧公

乃勤闗悉為膏腴既飲之又食之養人至矣窮民有鬻子者為之贖歸故校有孤女者時其配偶喪不辦塟骨暴於野皆為調棺柩具粟帛郵亭相逺道里患苦作室其間以庇來往歳比不稔給軍夫贍峙糧十六萬石以為儲蓄大抵能推誠於下辛苦率先民愁未解公費未足孜孜跐人之求去巳疾謀致家温不如也以故感神貺來瑞鷲百姓文武吏謳謌借留護戎者奏其状天子嘉焉詔曰幸卒教化之許留旬歳五年秋受代朝廷方

圖其功會其冬以疾聞明年三月二日薨於大寧里私
第享年六十九其年十二月某日塟於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冑貴里於戲豹韜以義兵顯寧朔以遏患死咸
寧以殊烈著少師以威名用洎公以材能選陳力無曠
廢渾氏之風類是自穆宗後天下少事由是公未嘗有
鬬戰功始則以志行好學恂恂若儒者中則以精力辨
疑為循吏終則以和衆靜邊名之良帥不矜輿馬之飾
不嗜粱肉之味家產稍贍則以振昆弟賓客士有賢者

雖貧賤必與之均敵名以修飭光位以功效進自解褐數十年歷九卿為二千石繼父位臨方面榮當代焉保身守道一無塗汙於戲渾氏陰德代封之慶則大於于公虞詡戰勲忘家之跡則優於平陽去病子孫支屬之榮則髙於萬石耿氏然若公之材未大施設不繼乎台昴不通於期頤斯慊慊於五福也薨之日天子軫悼不朝贈大司馬塟之日給太常儀仗博士定謚曰康斯可以自見於後代矣長子曰衎詹事府司直早終次子徽

特徽普卓皆幼公病篤召從父弟右威武上將軍佶泣告曰先少師以後事託吾季父爾必繼之佶涕泗遵用禮儀備具他日持故吏行狀託余斯文是以叙而銘之曰命氏自姜有後於唐咸寧達人實護王廣功德愈甚其緒乃昌少師宜之龍節煌煌尚書有繼卓然卯歳執喪之日厥生幾逝渾氏有子天子下制擢為大官如翼高庚帝前謹恭俾牧於東盜走年豐後為元戎篹烟息波兩有顯庸厥庸惟富施之無窮宜久饗樂神報何薄

厥德有本頌之靡涸實銘於斯不銷不落

河南少尹裴濟墓誌銘

穆員

唐貞元八年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前河南少尹裴公諱濟字莊時春秋五十卒於京師靖安里之旅舍明年夏四月朔塟於絳州聞喜縣之故原從先公居禮也高祖懷節皇朝洛州刺史生太府少卿昭昭生蔡州刺史剛剛生扶風郡雍縣令據公則雍縣府君之長子也生而穎秀長而博辯質如瓊枝文如春林尤長記誦之學酷

重許與之契耳目一歷輒在心口意氣相合坐遺形骸天寶末學優藝全方登俊造之貢俄屬國難家疚崎嶇險難以喪往事居之孝稱於所至服闋襄陽節度使來琪表襄州參軍事屬有勢勝而理負與人爭官者州府畏之公時攝功曹掾守文與直不為之撓琪嘉其所執升之賓介有疑焉輒以咨之他日琪自相位獲譴已而伏誅凡百門吏逃難解散公與陳郡殷亮始冒危於保衛終毀家於葬喪君子難之故司徒李公勉聆公之節

辟以為屬自江西入尹京兆洎節制廣滑汴三府以公明可折獄利可撥繁權可贍給清可澄察而武可臨戎官歷金吾掾萬年尉三御史二尚書郎以至于御史中丞職更推官洎支度觀察二判官以至於行軍司馬公之奉李公也若體從心李公之任公也若素受彩李公制用公為利羆李公翺翔公為羽翼厥後李公罷鎮還河南少尹故敘敘勵精貳前後之政與我同志者必以吴公李膺之名歸之其有所執賴於周人者非一貞元

五年受代來朝上京燕息衡門詠歌卒歲以俟道長未
如命何初公之在滑也方屬兩河之驁不敢以非疾之
憂貽於高堂堅請退閒亦既終養其在汴也有二千石
結根貴幸怙寵傲慢狃小惠於下隳大計於上公數其
不供之咎請以去之言而未行拂衣自免未幾彼果顛
覆李公於是厚禮還公且有中軍中憲之授益進退終
始不違於道多此類也母弟澄檢校膳部郎中潤大理
司直涇前潁州刺史少失先府君之教入學入仕為郎

為邦皆公之訓誘也夫人隴西縣君李氏故太子賓客翼之子有淑媛之美成公之家事公姑之孝聞焉奉叔公之友聞焉其輔佐之力田中及外者出處聞焉今也髽首泣血自雍及絳一號千里行者悲之予曰鍵弱而有立毀過成人謂員平生交親見託為誌其文曰猗歟裴公昭朗直清哭來癸跡和李騰聲處則全養出能保貞蒸蒸穆穆為子為孫夭閼遐志推頹壯齡哀哉哲婦為代之程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身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

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名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騭於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顔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賛其道道復出於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

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不相戾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况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休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先生後序尚闕

於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大道不明天地淪
精侯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
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楨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
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三